

相 声

戏剧杂谈

侯宝林整理



通俗文艺出版社

戏剧杂谈

侯宝林整理

*

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厂胡同7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67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经售

*

总字(文)0678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13/16 字数43,000

1956年8月第一版 195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 T10023·10

定价: (5) 一角四分

前 記

这个集子收集了六篇相声。「戲劇雜談」和「南腔北調」是我編寫和經常表演的，「空城計」「改行」「窩瓜鏢」「扒馬褂」是我過去經常演出的傳統段子。近來常有聽眾和相聲愛好者向我要這些段子的腳本，現在我把它們記錄下來並加以整理，以供相聲愛好者參考。

「空城計」等四篇傳統段子經過歷代藝人的表演和豐富都有相當的藝術水平，為群眾所喜愛。但在內容上也夾雜着一些庸俗和不正確的東西。例如：「改行」的主題本來有揭露封建統治階級壓迫藝人的積極意義，可是有的地方為了單純追求技巧，把主題思想模糊了，把藝人歪曲了。其中賣西瓜的一段就把藝人描寫得非常變態和凶惡，唱詞是：「我的西瓜賽沙糖，列位不信請嚐嚐，一子兒一塊不要謊，（白）你們吃呀！你們要不吃就大開膛！」後來還有人把它描寫的更惡劣。我認為這些都是不健康的部分，所以把它刪改了。另外，「改行」從前叫「八大改行」，樂段不止八段，據我所知，共有十二段，但是，~~後來大開膛開關~~，所以我在其中選擇了較好的三段。

在其它一些傳統段子~~中也下了一些修改和整理~~，但不一定正確，還望曲藝界的前輩和聽眾~~愛護和批評~~。

侯寶林

戲劇雜談

——墊話从略——

甲：我是个戲劇專家。

乙：嗯，您喜歡戲劇。

甲：哎，我从小就喜欢看戲。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沒事就去看戲，學兩句回來就唱。

乙：哪兒唱啊？

甲：教室里。

乙：在教室里唱戲？

甲：啊。有几个同学都喜歡和我一塊兒唱。

乙：嘿！

甲：老師很喜歡我！

乙：還喜歡你？

甲：對我特別注意！

乙：啊？！

甲：每天都叫我罰站。

乙：你太淘氣了嘛。

甲：到中學讀書，我還是這樣，每逢星期日就去看戲。學校里辦遊藝會我是主要演員。

乙：你喜歡藝術嘛！

甲：最怕考試！

乙：怎麼？

甲：一考試就得弄小抄；要不然就不及格！

乙：淨玩嘛！

甲：可也分考什麼，要是考音樂唱歌，我準得一百分。

乙：那要考別的呢？

甲：要是地理、歷史頂多六十分。

乙：嗯，將及格。

甲：數學最糟糕！

乙：多少分？

甲：三十分！

乙：三十分？不及格呀！

甲：是啊！後來我大學畢業啦，我就投身戲劇，我研究戲劇這麼五十多年哪……我所以……

乙：哎，哎！您研究戲劇有多少年？

甲：五十多年。

乙：五十多年？

甲：啊，所以……

乙：您別忙，我還沒說完呢，您今年多大歲數？

甲：三十五啦，所以……

乙：您別忙，我還沒說完呢！

甲：什麼？

乙：您今年才三十五歲，倒研究戲劇五十多年？

甲：啊，他這個，就這兒差點！

乙：差點兒？差多啦！

甲：噢，你聽着納悶兒？

乙：對啦！

甲：不但你納悶兒，連我都納悶兒！

乙：像話嗎？三十五歲的人，研究戲劇五十多年！

甲：啊，你聽我這話好像是有點兒矛盾？

乙：是嘛！

甲：這個矛盾是可能產生的，而且是應該產生的。任何一個事物都會有矛盾存在的，就看你有沒有辦法使它統一起來；不然的話，它就會成對立而繼續發展下去。這是個法則問題！

乙：我沒問你這個！我就說你三十五歲的人，怎麼會研究戲劇五十多年？這賬我算不上來！

甲：那好算哪！

乙：你說說！

甲：我研究京戲是七年。

乙：對，七年。

甲：我研究話劇是八年。

乙：啊，八年！

甲：這是多少年？

乙：七年加八年十五年哪！

甲：嗯？

乙：七八一十五嗎！

甲：不，七八五十六哇！

乙：噢，您這是乘法呀！

甲：你按加法算啦！我說怎麼不對了哪！

乙：那麼您連加法和乘法都弄不清楚嗎？

甲：所以呀，我那算術才考三十分。

乙：什麼呀，亂七八糟的！

甲：我是喜歡藝術，不太喜歡算術。

乙：這叫什麼話！

甲：我研究戲劇十几年。

乙：那就不錯了！

甲：我在外國留學的時候，得了一個博士學位。

乙：什麼博士？

甲：戲劇博士！

乙：噢！那可不簡單。

甲：當然啦，我在外國發表一篇關於戲劇的論文，四萬餘言。費了三個月的腦汁，外國的戲劇專家一看，真是蓋世的奇文。

乙：您這個論文的主題是什麼？

甲：是戲劇與水利的關係。

乙：哎！戲劇與水利有什麼關係呀？

甲：嗯？！有密切的關係。唱戲唱得時間大了就得喝點水！（同時喝水）

乙：噢！這個水利呀？

甲：這是一般戲劇專家沒有想到的問題！

乙：誰沒想到哇？您這四萬餘言就是「飲場」啊？！

甲：這是其中一個問題。我分析了很多關於舞台劇的表現手法，比如話劇和京劇同時是舞台劇，在表現上有很多地方不同！

乙：究竟是什麼不同呢？

甲：演話劇一定要有很多的道具，比如四幕四景，就得要四堂道具，短一樣也不行；京劇沒有那麼囉嗦，三張桌子，幾個椅子解決很大問題。

乙：怎麼？

甲：有時候也可以不當桌子用。

乙：當什麼用？

甲：那邊放個椅子，這邊放個椅子，就当個橋。

乙：噢，橋樑！

甲：「待我登高一望！」往

桌子上一站（模仿京戲中武生動作）。

乙：這是什麼？

甲：這就是個高坡。「下得馬來上山道。」往桌子上一站（模仿京戲中花臉瞭望的動作），這就是個高山。

乙：噢，這就是山。

甲：這是京劇和話劇絕然不同的地方。

乙：那麼還有什麼地方不同呢？

甲：話劇得用立體布景，多好的戲沒布景也演不好。它是三面房子，前門在後邊，人物一敲門，拉門進來，人物出場了。京戲不同這套，就是這樣一個台帳，人物出場很自然，比如武生出台，「亮相」（學武生「亮相」）「來也！」（用嘴打鑼鼓，四點頭）你看多好看！

乙：哎！

甲：您要用立體布景麻煩了！

乙：怎麼？

甲：叫板、開門、出來、再亮相沒勁了！

乙：怎麼？

甲：你看着：「來也！」（用嘴打鑼鼓、「四击头」、边作边打，叫板以后又学話剧中開門動作，然后又学武生亮相）沒勁了。

乙：噢，京戲沒有門。

甲：有的时候，剧中有門。

乙：那怎么办？

甲：到必要时，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門來！

乙：抓出个門來？什么戲有这个動作？

甲：「三娘教子」老薛保一看天气不早了，出去看看小东人回來沒有，这样：「天到这般时候，不見东人到來，待我出門去看。」注意要抓門了！（做動作）上杆关、下杆关、拉开門分左右、撩帶、邁門坎、走出來，再瞧后边，（停顿）什么也沒有！

乙：噢！真省事！

甲：到特别必要时搬把椅子也当門。

乙：什么戲？

甲：「烏龍院」，宋江走了以后，閻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个門。「武家坡」進宴那点，

王宝釧也是搬把椅子：（模仿「跑坡」边作边唱）「前面走的王宝釧，」「后边跟定薛平男！」（学王宝釧進宴動作）「進得宴來把門掩，」「將丈夫关至在宴外边。」他進不去了。其实你把椅子搬开不就進去了嗎？

乙：沒听说过。

甲：我这样說，并不是反对京戲用立体布景，如果用的恰当巧妙，不妨碍它原有的藝術成就，是可以用的。

乙：对，还有什么地方不同？

甲：吃喝也不同。

乙：怎么呢？

甲：話剧、电影都是真吃真喝，你看电影里边吃飯都真吃。

乙：嗯！

甲：照电影的时候演員不一定餓，可也得真吃。

乙：那为什么呢？

甲：为的那个戲照出來真实，有的时候，吃一次还不行。

乙：怎么？

甲：比如照吃飯的鏡頭，導

演一齣齊備了。「預備，開幕拉！」機器開動，趕緊吃（做動作）導演一看感情不對：「停住，添飯重吃。」有時候這鏡頭能照好幾次。要不一怎麼電影演員都有胃病，那都是吃的！

乙：啊？都那麼做的病？您這是開玩笑！

甲：喝也是真喝，（端碗）「諸位，今天是我們最高興的日子，來來來，我們大家再干一杯。」（學舞台腔，喝水）真喝！

乙：那麼京戲呢？

甲：這樣說：（道白）「酒宴擺下！」每人一個木頭酒杯，拿那個木頭酒壺，一酌就滿了。（酌三下）一說請！吹個「三槍」，「請！」（用嘴學吹「三槍」，邊吹邊作喝酒亮杯）「告辭了！」飽了！

乙：他吃什麼了？

甲：他什麼也沒吃就飽了。

乙：怎麼不真吃呢？

甲：真吃有什麼意思呀？真來四菜一個湯，炒肉片、紅燒海參，老生把鬍子

摘下來吃海參（做動作），吃完了嗓子也啞了，甬唱了。

乙：嗯！不能真吃！

甲：因為在吃喝上沒有什麼技巧可以表演，所以用這樣一種手法，一表而過。喝酒的時候，拿水袖擋住，不讓人家看見嘴，就是沒有鬍子的也盡量用手擋。有的人表演喝酒，腮幫子直動。這樣：「請！」（做動作）你說這是喝酒呢？還是嗽口呢？這樣表演脫離實際生活。

乙：這樣是不太好，還有什麼不同？

甲：哭笑也不同。京劇里邊的哭，它是一種表現手法，老生是這樣哭：「唉，娘……啊……」

乙：對！

甲：青衣、花旦是這樣：「呃……呀……」（學青衣哭）普通人可沒有這樣哭的。你多瞥看見街上走個出殯的，幾個人抬着棺材，孝子打着幡，一看棺材一難過：「唉，娘……啊……」後邊那幾個婦女都「呃

……呀……」

乙：哎，这可熱鬧。

甲：熱鬧？这走到馬路上就得賣票。

乙：買票看出殯的？！

甲：您看电影、話剧里边的哭，你看着真实。「白毛女」哭的时候，能够引起观众同情。可是解放以后，話剧电影是这样！

乙：那过去什么样呢？

甲：我記得过去看过一个电影叫「秋海棠」，他母親死了，他赶回去跪在死人的跟前，这个镜头看着多么悲惨！

乙：是啊！

甲：可是他一哭，我倒樂啦！

乙：这是怎么回事？

甲：因为他哭得不真实。他那种声調可笑：（学舞台腔）「媽！你的兒子剛有一点顏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媽，噢！媽啊……」完了。

乙：是沒勁。

甲：沒有真实的感情。

乙：那么女的哭呢？

甲：更糟糕了，她哭的时候她就「嗽」的一声，那

真吓人！

乙：吓人？

甲：是这样：（双手指在胸前，学舊話剧女演員哭）「想不到把我拋棄到这样，我的心里太难过了，我的精神太苦惱了，嗽……！」

乙：这怎么啦？

甲：是啊！中國人沒这毛病呀！你看誰家夫妻吵嘴了，吵着吵着嗽的一声。

乙：实在是脱离生活。

甲：还有擦眼淚，眼淚由眼眶出來（做動作）她應該擦眼窩呀！

乙：是啊！

甲：她怕擋臉，好像是多照个镜头，多出点風头。擦眼淚的时候，把手絹摺在手指上，她不擦眼窩，擦鼻子底下（做動作）。

乙：她怎么擦？

甲：哭的时候：（学哭）「嗽！嗽！嗽！」（用手帕在嘴上下擦一圈）

乙：这是怎么啦？

甲：合着眼淚剛流出來到眼窩兒那兒她不擦，她在半道等着！（又做動作）

乙：噢，那么笑呢？

甲：话剧、电影的笑，和普通人笑没什么分别。京剧的笑可不容易，得有很大的功夫。你看，小生笑：「哈哈啊哈哈哈……」（学京剧小生笑）

乙：好听啊！

甲：可是只限于舞台上，台下人没有这么乐的。

乙：怎么？

甲：我们这儿说相声，观众要都这么乐，那受得了吗？

乙：全场都这么乐？

甲：有一位也受不了（对观众），观众在台下听：「你听侯宝林说的真有点意思，啊哈哈哈哈哈！」（学京剧小生乐）

乙：他乐啦！

甲：别人都吓跑了。

乙：还有什么不同？

甲：台步也不同。比如京剧台步走八字，话剧里古装戏，是走直步（学动作）。京剧这种台步，并不是抽象的，也是根据生活来的！

乙：生活中有那样走的吗？

甲：古代有钱的人，文人，

做官的，那鞋底儿都厚，走路都慢（做动作），舞台上就是把他这种步子夸大了一些，经过了艺术加工，走出来就是方步，它有它的曲线和美化（做动作）。

乙：啊！（点头）

甲：可是只限于舞台上，马路上这样可不行！

乙：那不一样美吗？

甲：那不行啊！我们这散场以后观众出去（学迈方步）都是这么走，那警察怎么指挥你呀？警察那喊「行人走便道。」它便道摆不开了（做动作）。

乙：啊，舞台上可以这样做！

甲：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乙：马怎么能迈方步呢？

甲：戏台上没有真马，就那么一株马鞭儿，没上马以前，那么走，上马以后还那么走。

乙：你学学！

甲：比如老生骑马（学老生）「带马……」（边作边说）到这接鞭、搬鞍、

- 扭蹬、片腿，騎上再瞧這馬……還這樣！
 乙：這匹馬倒保險摔不着。
 甲：可也沒用，騎這匹馬上趟萬壽山……
 乙：得幾天？
 甲：兩禮拜！
 乙：那有什麼用？
 甲：戲台上沒有真馬，就那一株馬鞭，靠着演員的動作，引起觀眾的幻覺。
 乙：噢！
 甲：戲台上的車也是假的！
 乙：是啊，就那么倆旗子！
 甲：推車的舉着倆旗子在旁邊等着，上車的姿勢好看：「辭別賢妹上車輛！」（做動作）一扶這旗子，（走兩步）這就算坐車啦，可是還得自己走。
 乙：合着車沒底馬沒腿，全靠演員做。
 甲：這屬於舞蹈，你看它哪點都美……生、旦、淨、末、丑出來的时候，都有一定的舞蹈，都很美。比如老生出台，什麼正冠、捋髯、抖袖出來都很好看。
 乙：您說老生怎麼做？
 甲：比如老生出台的動作很美。
 乙：您來來。
 甲：走到上場門（學老生出台動作）「啊，恩，特恩！」（抖袖）（用嘴學小鑼）
 乙：抖袖，把水袖彈起來。
 甲：（做正冠動作）
 乙：正冠。
 甲：（做捋髯動作）
 乙：這叫捋髯。
 甲：（做掖水袖動作）
 乙：掖水袖。
 甲：（迈步）
 乙：迈步。
 甲：（做端帶動作）
 乙：唉唉唉，你這叫什麼？
 甲：端帶呀！
 乙：唉，端帶你手往後攔，（做動作）攔這來。
 甲：啊，攔這？（做動作）那成拉車的了。
 乙：嗯，那您攔哪兒？
 甲：非得攔這兒！（故意把手端在前邊）
 乙：這不像拉車的了。
 甲：好看了吧！
 乙：像登三輪兒的了！
 甲：你這……登三輪兒幹嘛？你看美吧。
 乙：好，漂亮！

甲：这是老生。小生出場比老生还美。

乙：您学学。

甲：比如「玉堂春」。我学学（轉身回上場門）我喝点水！

乙：喝啦！

甲：時間太大了，需要水利支援了。

乙：噢！水利就在这用。

甲：（边作用嘴学場）（做抖袖動作）

乙：抖袖，把水袖彈起来！

甲：（做正冠動作）

乙：正冠。

甲：（將放手）

乙：理髯、——唉，不是！小生沒鬍子！

甲：（迈步）

乙：迈步。

甲：（抬脚）

乙：亮靴底。

甲：你看这脚底下。

乙：看这功夫！

甲：看我这鞋！

乙：看你鞋干什么？

甲：（走到正場，学小生念引子）「为訪嬌容到洪洞，恩情一旦抛，何日里得相逢……」（用嘴学小鐺）「台！」你看这个美吧！

乙：那么最美的是什么？

甲：最美的是花旦出台。

乙：花旦出台最美？

甲：哎，唱花旦可不容易，你得够那个条件，身体得長的窈窕，像您这体格就不行，（拍乙肚子）太胖了，扮出来也不好看。唱花旦还得脸子漂亮，小白脸，像您这个小黑脸（厭惡地）不行。

乙：就甭研究我啦！

甲：（笑）真是，唱花旦真不容易，您看我要唱花旦还能行！

乙：怎么？（打量甲）

甲：你看我要唱花旦，我这体格，您看这腰多窈窕（模拟花旦動作），您看我这面型，都合乎标准的条件。

乙：您哪点合标准？

甲：唱花旦非得这样！長瓜脸兒，尖下頰兒，高鼻梁……

乙：大眼睛？

甲：我就眼睛小点！

乙：您这条件也差啦。

甲：这点您原諒看吧，这我也没办法，因为我起初这个組織就这样！

乙：你不会改組嗎？

甲：沒聽說過腦袋還能改組。唱花旦眼睛最要緊，你看那花旦一出台，兩只眼睛滴溜亂轉，二目含情，顯着劇中人那么天真、活潑、可愛，有的时候花旦出來（做動作）眼睛那么一飛，這都有名堂。

乙：叫什麼？

甲：秋波流慧（對觀眾）像他這個（指乙的眼睛）迎風流淚！

乙：合着我這全不行？

甲：真是你看我給你學個花旦出台。

乙：什麼戲？

甲：「鴻鵠禧」，金玉奴出台念四句白，一扔手絹（做動作）把手这么一抄，用手那么一指，拿眼睛那么一飛，您看那眼睛非常漂亮。

乙：您學一學。

甲：您注意我这眼睛（走到上場門，學花旦出場）「啊，哈！」（用嘴學場面「五鐮」）「台台令令台」「青春正二八，生長在貧家，綠窗深寂靜，空負貌如花！」

（說到花字把手絹一扔，又一接，一飛眼）

乙：（特別出奇地）哎呀！真好！

甲：您看這眼睛怎麼樣？您別看我這眼睛小點兒，它有神！

乙：噢！神足！

甲：唱花旦非得眼睛有神，眼睛有毛病就不行。

乙：眼睛有毛病不行？

甲：像眼睛——近視眼就來不了。

乙：近視眼怎麼來不了？

甲：當然了——近視眼把眼鏡摘掉兩眼這相（學近視眼）。可是近視眼的人，可別不高興啊！我說是唱花旦近視眼不行，您不唱花旦有近視眼也沒關係，你有眼鏡你還別摘，您要這陣兒一摘，人家倒看出來了！

乙：誰摘啦！

甲：哎，我就这么說。真是，唱花旦的近視眼真不行。您不信我學個近視眼唱花旦，您注意我這眼睛準不好看！

乙：您來來。

甲：您注意眼睛（走到上場

門)「啊哈!」

乙: (用嘴学場面「五鐮」)

「台台令令台」

甲: (艰难往前走。)

乙: 往前迈步啊!

甲: 怕掉台底下! (学花旦念引子)「青春整二

八,生長在貧家,綠窗深寂靜,空負——」

(扔手帕沒拿住,搭在肩膀上,这时又要找手帕又要飛眼,十分囁窘)花……(花字不敢念出來了輕輕地一帶)

南腔北調 (原名戲劇与方言)

——墊話从略——

甲: 做一个相声演員不容易,起碼的条件得会說話。

乙: 这个条件容易,誰不会說話呀?

甲: 說話跟說話不同,一般人說話只要把内容表达出來,使对方領会了就行啦。

乙: 那么說相声呢?

甲: 就得用藝術語言。相声主要靠着語言表达。我們說的是北京話。

乙: 是呀。

甲: 可是外埠观众也听得懂,因为我們說的北京話,接近普通話,不是北京土話,是精練的北京話。經過了提煉,經過了加工,并且,經過

了消毒!

乙: 消毒?

甲: 啊。

乙: 語言里有什么毒哇?

甲: 你不懂語言学,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份「人民日报」發表了一篇社論:「怎样正确的使用祖國的語言,为語言純潔和健康而奋斗。」既然有不純潔和不健康的,就有有毒素的。

乙: 噢。

甲: 我們的話(对观众)您放心听,管保中不了毒!

乙: 中毒?那哪兒能啊?相声的台詞兒語言得精練。

甲: 相声語言的特点就是短

小精悍而邏輯性強。

乙：哎。

甲：地道的北京土話說起來囉嗦，什麼名詞、副詞、代名詞、感嘆詞用的太多！

乙：那您舉一個例子，囉索的北京土話怎麼說？

甲：比如說，哥兒倆，住在一個院里，一個在東房住，一個在西房住，夜間都睡覺啦，忽然那屋房門一响，這屋發覺啦，兩個人一問，一答，本來這點兒事講幾個字就能解決，要用北京土話能說的囉哩囉嗦一大堆！

乙：那怎麼說？

甲：那屋房門一响，這屋發覺啦。「哟嗬！」

乙：「哟嗬？」

甲：啊！先來感嘆詞。

乙：好嘛。

甲：「哟嗬！那屋『光當』一下子，黑更（音經）半夜，這是誰出來啦？一聲不言語，怪吓人的！」

乙：嗬！這一大套。

甲：回答的更囉嗦啦：「啊，是我，您，哥哥，您還

沒歇着哪（睡覺的意思）？我出來撒泡尿。沒有外人，您歇您的吧，您甭害怕，您。」

乙：這是比那個囉嗦。

甲：這位還關照他哪：「黑更半夜的穿上點兒衣裳，要不然凍着可不是鬧着玩的，明兒一發燒就得感冒嘍。」

乙：嗬！

甲：「不要緊的，哥哥，我這兒披着衣裳哪，撒完尿我趕緊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麼話咱們明兒見吧您。」

乙：這够多少字啦？

甲：三百多字。要用精練的北京話說這個事，把它分成四句話，用十六個字。

乙：一句話用四個字？

甲：哎。

乙：您說說。

甲：那兒屋門一响，這兒發覺啦。「這是誰呀？」

乙：噫，四個字。

甲：回答也四個字。「是我您哪。」「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乙：噫！這省事多啦。

甲：還有比這省事的呢。

乙：哪兒的話？

甲：山東話。同是四句話用十二個字就行啦。

乙：噢，三個字一句？

甲：哎，那兒屋門一响，這兒發覺了一問：（學山東話）「這是誰？」

乙：嗯，三個字。

甲：回答也是三個字。（學山東話）「這是我。」
「上哪去？」「上便所。」

乙：這更省事啦！

甲：嗯！還有比這省事的。

乙：哪兒的話？

甲：上海話，也是四句話。

乙：用多少字？

甲：八個字。

乙：兩個字一句。

甲：那兒屋門一响，這兒發覺了一問：（學上海話）
「啥人？」「我呀。」
「啥（事）體？」「撒尿。」

乙：嘿！有意思，這真省事。

甲：不，還有比這省事的哪。

乙：哪兒的話？

甲：河南話。

乙：用幾個字？

甲：四個字。

乙：一個字一句？

甲：哎。

乙：怎麼說？

甲：那兒屋門一响，這兒發覺了一問：（學河南話）「誰？」「我。」
「咋？」「弱！」

乙：喲，這也太省事啦！

甲：不，還有比這省事的。

乙：哪兒的話？

甲：啞吧！

乙：廢話，啞吧不算，您說的是各地的方言。

甲：是呀，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藝術。

乙：對。

甲：說相聲就得用北京話。

乙：那是，相聲是北京的土產嘛。

甲：哎，可是不歸土產公司賣。

乙：賣？這是地方劇的一種。

甲：北京地方的戲曲、相聲、單弦兒、京戲。

乙：京戲，就帶着地方名兒哪。

甲：京戲的唱、念，除有幾個字上口，大部分是北京音。他不管劇中人是什麼地方人，也得北京味兒，比如空城計——

乙：主角兒是諸葛亮。

甲：一念白是這味兒：「我把你這大胆的馬謖哇，臨行之時，山人怎樣囑咐與你，叫你靠山近水，安營紮寨，怎麼不聽山人之言，偏偏在這山頂紮營，只恐街亭難保。」

乙：嗯！是北京味兒。

甲：本來諸葛亮不是北京人。

乙：是呀，山東人。

甲：山東諸城。山東人說話什麼味兒？都這味兒：（學山東話）「喂！我說老張，你上哪兒去啦？」「哎！我上北邊兒。」「你上北邊兒幹什麼去啦？」「上北邊兒那個地場找個人。你沒事嗎？咱一道去要吧。」

乙：對！這是山東話。

甲：你听京戲，一點兒山東味也沒有。

乙：那是怎麼回事？

甲：這麼唱就不好听了：諸葛亮坐大帳，拿起令箭一派將（學山東話）：「我說馬謖哪去啦？」

乙：對！

甲：（學山東話）「馬謖听令。」「是。」

乙：噢！也這味兒？

甲：（學山東話）「叫你去鎮守街亭，你可敢去呀？」「丞相你說什麼？不是鎮守街亭嗎？小意思，沒大關係，告訴你說吧，交給我你就擎好兒吧！」「馬謖我告訴你說，那街亭雖小關係重大！街亭要是一丟；咱們大家全都玩兒完啦！」

乙：這像話嗎？

甲：京戲沒有這樣唱的。

乙：這樣唱就不能叫京戲啦。

甲：是呀，它不管劇中人是山東的、山西的，全得北京味兒。

乙：是呀，劇中人也有山西人哪。

甲：啊！關雲長就是山西人，在京戲上出現就一點山西味兒也沒有，比如唱古城會——

乙：關公戲。

甲：唱「吹腔」：「叫馬童，你與爺忙把路引，大搖大擺走進了古城。」

乙：對，完全是京字京味